

學 匯

日 六 十 二 月 六 年 三 十 二 百 九 千 一

卦象進化之序

「續」 杭辛齋

泰離則否，故泰離受之以否，物極之必反也。為卦乾上坤下，若以舊說上八下兩例之，非天地定位之當然乎？而作易之聖人，命之為否，其蓋天下後世也至矣。中爻二至四為艮，三至五為巽，上至二互天山遯，上至三互天風垢，五至二互風山漸，四至初互山地剝，五至初互風地觀，複象均與泰相反。蓋尊者愈尊，卑者愈卑，與履有同況焉。然履承比觀之後，觀則易離，故可以禮節之，而否則非其時矣。繼泰之後，已不勝離緊文過之弊，在上者以自尊為當然，在下者以卑諂為能事。於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下事不可問矣。然物無終否，天心有厭亂之機，人心有悔禍之日，否極則泰來。亂極之世，正救治之機也，此為天地不變萬物不通時代，為第十一期。

否之極轉為泰，泰之極又終為否，否泰反類，循環無已。孟子所謂一治一亂，其機相為倚伏者也。吾國數千年以來之歷史，皆顛倒往復於否泰，如牛之轉磨，盤旋不已，始終不離此一團之地，無進步之可言者，則以不悟易理進化之迫，未能變易其方式以求之也。今值世運日新，環球大通，當予速醒明，萬物皆皆見之，雖深閉固拒，而有所不能，即不欲自變其方式，亦必有強迫而為之者。於是國中知機之士，猛然覺悟，力求改革，此乃由否而進於同人，不反於泰，庶可免歷來一治一亂之覆，以求日進於文明，此其義作易之聖人已昭示於數千載於上。即物不終否，而受以同人之深意也。同人之卦，上乾下離，以陰為主，而九五猶當陽正位，此其象實現世君主立憲之政體也。上至二離歸五至二皆互艮，四至初互家人，而上至四互重乾，乾乾夕惕，君無失德，此政體諸民。故君位仍未失也，而利涉大川，仍為乾行，如各國之海陸軍大元帥，乃對外代表全國，仍在君主，此否過渡之時代，為第十二期。

我的無政府主義傳播及實行法！

(續)

必夏

我再忠告中國的人民。我有一句話！就是現在無政府共產不實行，就要受瓜分亡國之慘！我說道：話，並非怕亡國，你們莫把意思會錯了！我是無國，無家及無一切的人，談這怕亡國的話，豈不被人笑話嗎？我細細講各位聽，現在有個國，一切行動都要自由點，譬如我在中國地界犯法，可以跑租界上學或跑蒙古邊邊等地避住，外人

現在，向把我們國民當一個人看待，因為他們想籠絡我們人心，為將來得地盤之用，故他們加官的保護，就是這個原因。那麼，現在的朝鮮，安南印度等亡國奴犯法跑在租界來，為甚麼他們強國都還待得好呢？這好是在租界上好，不是在他本國的好，你們看英法日等國虐待亡國奴的慘狀，非筆墨所能形容！你曾跪在租界上，也可引渡的。簡直一舉一動，都沒有一絲一毫的生氣，你看朝鮮的革命罷！都是在中國和俄國鬧革命，在本國的，差不多剷除盡了，亡了國要實行無政府共產都很難了。我們中國雖說沒有亡國，比亡國的還不如呢！回想這回日本鐵道運動會，非魯濱的運動員歐中國運動員，這一段故事，是不是亡國奴還比一個戶房餘氣的大國民凶些呀？外國的國不論強弱，有無放過兵到內地，及任意殺他國人民的公理沒有？我想決對沒有吧！及使亡國的，也沒有這樣的無理對人的吧？這就是自負為遠東第一強國的小鬼，他真凶，自己開了七八隻兵艦，就從宜昌殺起來，我對長沙去了。你看中國那的還有存在的價值嗎！我們若想把政府把國家整好，是萬萬平都不行的。現今還在爭甚麼最高問題，川戰

聯，粵戰聯，攪得亂七八糟，都去爭地盤爭金錢了，那還「有其樂受民之心嗎？我以為政府是不行的，無奈外人更不行的，只好我們自決罷！我們就直捷的共產起來，政府也把我们沒有法的，外國也把我们沒有法的，因為他們怕這共產的實行，引聯到德國去了。他們外國可不戰而退的，「俄國就是「個榜樣」他們的租界，轉緊的還都還不了，還有甚麼瓜分這食呢？以榜洋房子讓我們大衆來坐，好馬路讓我們大衆來跑，豈不快哉！豈不樂哉！那時聚我們的同志歡呼無政府萬歲無政府萬歲萬歲！好了，無政府共產成功了，即是平民的自由戰勝了！

★ ★ ★

【完】

入獄始末記

(續)

老梅

同時尚有誤傳已死的朋友，就是統率處東文中說我派人入甘肅運動革命的李開臣。我被捕後，謬傳為聲明，但陝西官道，並未聽從。一面送我入京，一面密電甘肅，捕李君於伏道。時間臣在彼，已聯絡軍隊，豫備起事。講句笑話，不料消息大靈通，却早被北京探到了。一紙飛來，遂遭擒縛！張亞姪君與同難幸無惡証，又得有力者保救，得不死！但說他已經被害的人很多。我出獄後打聽多時，才明白真象。過了兩個月，他從甘放回來，即入北京見我，談他被捕時狀况，到底底是青年勇士氣概，大異女人！只一句佛語，便表出他的精采來，他說：「我上了手拷，被乘兵押送蘭州時，哈哈大笑，唱了一曲第五曲」。又說：他在獄中，談笑自如居然做了一首五古。「可惜我記不得了，容再罰他！」

又講吳松山先生如何替他出力，我會作一書，蓋申感謝！

「開會」日和我開談，他說：「大哥！你有兩首詞：一首悼共和將死！一首悼共和復生，和你我不死，很有照應！」我問那兩首！他說：「千秋詞，一善論蠻。」我笑起來，說：「不錯！今錄兩詞於左：

千秋詞惜花（二次革命後作）

「往日看花時，人為花傾倒，處處翠翠紅紅，色色稱好，風雨雨陣陣催春老，空惆悵，落紛紛，花事了！金鈴十萬護情堪笑，剩有殘枝葉葉戀懷抱，以秋冷落那更需霜早！怕空枝，與殘葉，都莫保！」

菩薩蠻中秋月蝕

蟾蜍作怪中秋節，天邊啣去一輪月，舉酒問青天，如何不放回？
天云「月不死，那有終虧理！君且待重生，重生分外明！」
「本記已完，尚有『補遺』『附錄』待續。」

★ ☆

我真要問那些共產黨人究竟投機

與改良抑或革命

勞因

我讀了少年第七號裡一篇「旅法的中國青年應該覺醒了！投機改良與革命」論文，我十分的感歎，我真要誠懇的叫我底人的愛情心裏呼道：「中國共產黨底青年朋友們應該覺醒了！投機改良呢，還是革命？」

看他憤激，感憤，響亮的說道：「我們看出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革命之宣傳尚未普及，而反動者乘勢而起，一般黨無所知者竟可以自稱為改良，投機派，佔據在一種混沌的羣衆觀念上而利用其弱點以為其宣傳了。」這幾句話也還說得幾分動人。

凡是以為改造為思想的青年，要皆不滿意於其環境，胸之即有激動，故想從新覓取較好的方法以打倒舊的和現有的而替代之，其中一部分人乃不知改造事業應從根本上，有素全體之必要，他們對於不滿意現制度，不能澈底的自他取泉源，他們以為刺藤上不結薔薇花或因刺藤底培養法與所生長的土質不與薔薇花底一樣，遂用心以培植薔薇的法子的土質去培植刺藤，而不知直截了當的拔去刺藤補上薔薇，以至費盡氣力，勞而無功，那刺藤永無開花的可說，以這些，我們看着那些抱改良主義的——不澈底的，無見識的改造者——！老實為他們可惜，因為他們就延了許多時機及貽誤了不少的事，所以那位共產黨朋友，言下也十分憤慨了。

但是我們轉身來研究共產主義的原理，第一他們承認「政府」是必有的，且更以為政府萬能，因之才要將所有一切權集中起來，生產，分配，人底全部活，都交由政府去總管——！雖如今有這中國共產黨說：到了他們底目的社會了是沒有政府的，但這是欺騙，否則他底托作了共產黨，連那黨的大體還未了然，因為共產黨對於產業底見解，是要一切共歸國家管理，生產的工作，既須由國家規定，人底消費也須由國家分配，就是工作底分額，工資的等差，都由國家定出法律，並且國家還要經營對於工人底各項的保險及一切事業，國家既是如此重要責任，但國家二字本是實質的，他的實底，即是政府，若依他們自己說他們將沒有政府，那末，共產黨那些原理：產業歸公，由國家管理，生產與分配法由國家訂定，這些等等由什麼機關負責明

還有他們最爲爭論集中的學理，若是沒有政府了，又集中到那裡呢？未必他們將把政府二字不用，換上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叫做政府麼？那政府的實質，就是權力集中的統治制度，有了這彈強的統治，就是政府的胎現，無論他用否政府這個名詞來表示。

(未完)

我想非開無政府共產大會不可

必夏

我們傳播到了二十餘年，還是沒有十分的效果，是其原故嗎？以我看來，大概是各人的心意，於傳播所取的方法，未一樣故耳。試舉一例：如我對於農工上，研究其傳播實行法，彼對於軍界政府上研究其傳播及實行法，而彼地之同志，其所抱之傳播實行，不能如此地之同志所抱之傳播實行相同，即能互通聲氣，而於傳播實行上都不能互相幫助，遂致彼地與此地之同志，各處於孤掌難鳴之地位。雖各盡力之奮鬥，亦徒勞而無效。因此而灰心者有之，既灰心則此地與彼地即無一傳播者，無一傳播者，則此地與彼地之人類，即無達到極樂之希望了。而吾黨亦遂缺少一部份之進行了。由此觀之，各地同志之海散，固無結合，及主義之無進行者，皆由吾人無有具體辦法之大害耳。然具體辦法，非一人即能解決的，必須各同志將其意見舉出，互相磋商，而將具體辦法之意見商榷。然後分置傳播實行，那就有成功的希望了，各同志以爲何如？望速速的開一大會以解決我胸中的疑惑罷。

郊遊

一

片片的浮雲遮着了
輝煌的烈日！
清涼的微風颯着
青柳絲，黃麥苗！
滿眼的鄉景，
洗了我的污腹腸。

二

土路傍着小溪，
清泉沿着小道！
溪裏的漁人們，
這個拿着竿，
那個張着網，
擠那魚兒到一個窄小的地方。
漁人們一面踏着淺灘，
一面唱着美歌，
好像是有「南面」不移的快樂。

三

溪上架了一個小石橋，
橋下安着木閘，
水行不開邊！
至上面下！

變作了一個小小的瀑布，
叫出一種不準的潺潺的聲音，
翻出無數的鮮亮的水花。
雨點落在水面，
化作了無數的水圈。

四

松林深處，
隱隱現出一個大寺。
我的好奇心驅使我
走到他的前邊，
誰知道不是一個古寺，
到是一個破壞的舊祠。
裏面只有林立的松柏
和幾個笨而有力的石墩。
永久背着幾個偉大的石碑。

恩情

明燭分春輝，
誰相離兮守孤幃，
佳節兮獨賞，
望故鄉兮不得歸。

乘涼中兄妹蛙歌之趣談

(續)

邦輔

前人

國鈴說熱妹：你說的不對了！你不想麼？我們晚上都不上課，回家休息還嫌不大受福，還要到這乘涼遊樂，那蝦蟆，晚上還能上課麼？一鰾說，鈴哥：你不要掉着歡舌，你也說的不對了！我們學界上有什么英算夜校，工餘夜校，貧民夜校，怎地那蝦蟆就不應有個職業夜校麼？國鈴說，熱妹呀！你說的也很有道理！祇是我聽老師從前給我們講過這蝦蟆故事，他說蝦蟆的社會上，一切組織和我們也勞弊二樣樣的，別的不說啦就按這道題說，也有什麼戲園，公園，新劇社等等，至於他們的程度，也是七亂八糟很不普通的！你不聽麼？現在這四布蛙歌，有的叫國國……有的叫刑刑……有的時控控……還有叫的……還有叫的……都是蝦蟆戲園唱戲啊！不過是他們這種種聲音，有喚喚人民學好，也有喚喚人民學壞，

(未完)

土匪

必夏

人們一提土匪，差不多個個都現恐懼之形，而生漫罵之詞了。這是何故呢？因為人們不盡知爲匪的歷史，(水滸傳雖詳，然却偏於那頭軍官方面)一匪的苦衷，即有人知道，也不喜悅說的。所以人們都以爲匪是可殺，可惡的。就極力的攻擊破壞。而不知各處實行搶劫的匪，都是軍閥，政客，實本家，三種文明土匪造成的。其造成法，以我看來有二種。(一)以上層納稅而論。一縣的富豪富商，有數千兩錢的。有數十萬銀的買賣者。大概都是與縣知事及其走狗有交情的。或賂賄的。若上層時，他們都可以減少的。只有數十石穀七八石錢糧家。他們既少錢糧，又無進路，那就每年都要拿金的。他們富豪面

有勢力的。知事還要怕他，去結交他，所以其中弊病就很多了。有時兵隊來駐札，或過路。或有別的損費，是限定富家們出的。富家們就急速的籌款歡迎，及種種討好的手段。到結果後，還是向平民們說，還我們的墊款來，或借要軍餉等事，就在平民們身上大敲而特敲的賺錢。平民們以為軍餉不敢不籌，故願意忍氣吞聲將血汗錢拿出，怕受兵變那惡的活罪。平民們進款有限。耗費無窮，怎能每年每次的如那供給呢？所以有時不能應付，他們這些文弱士庶就違抗抗命，希圖賴債等語。把平民捉去打，或受監禁，等種種無理的舉行。以平民之能力，就天天工作，作農，還不夠一家人的衣食住。一旦受打睡了幾月，捉去監禁幾月，「甚著性命都丟了的。」他們家的生活，是望他一人之能力維持的，平時病了，都不敢停工，現在無故停了數月，你想他家吃甚麼呢！及到傷好了，期滿了，那時出來兩手空空，他一家人不為餓殍，還有別法嗎？「二」軍閥把甚麼愛國護法等等，來騙平民們去打仗。動輒演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的慘劇。使民間十室九空，妻離子散。他們只為自己利益，也不管平民們的疾苦。於是就不論春夏秋冬，都相爭戰。在春夏之間，正是五穀豐盛之時，那戰爭區域之中的五穀不要說沒有收存。只怕種都沒有有了。五穀是平民之命。軍閥既把他們的命都剷除盡了，平民們還能生活嗎？若明年更過荒年，那一地平民是否都歸於閻王管了呢？還有平民們去當兵，若打戰不力，犯了軍規，或受傷成殘廢，或受仇而信端開除，等種種。遂為軍閥所棄。平民們先去當兵時，或因不能生活，或因十幾歲及為農工者，被抽去當兵。到學出後，不能生活，還是照樣。十幾歲的大概都沒有自立的本能。農工們當了幾年兵，自己的工作都忘了。既被逐出，身無半文，處於現在經濟勢力之下，生活程度很高的時代，他們又如何的過活呢？以上二種受難的人，良善者，就坐而待斃，惡者還挺而走

險，作此無產的生涯了。他們為匪者，既是受這許多艱辛壓迫，不己而為匪。那歷是匪可恨可殺呢！還是這匪者可恨可殺呢？我們既覺得惡賊軍政實之可殺為匪的兄弟們可憐，我們就要想個方法援救兄弟們，這方法就是「無政府共產主義」一個，最好的方法了，這法就是平民不上稅，納糧，服役，種田，發他們惡魔的機械。及不把自己的性命去與兄弟們拚。那惡魔們就無法了。現在最好是平民們連給各處為匪的兄弟們。專劫資家的財產，及軍閥的軍餉，或暗襲軍閥們的住處。要弄世界上無政客，資家，軍閥，的踪影。那說世界大亂了。平民們莫看難了。俗云「不怕事情小，只要人會攪」。我們大家結合一齊努力的奮鬥。莫說他這三種區區惡魔。就是地球上之不平處，我們也剷盡的，努力呀！努力呀！

各位！我說的未必描寫完的，其為匪之苦衷歷史望各位所見所聞的、都盡力發揮，以打破平民們受軍政實三者、造出為匪的種種敵人聽聞之言語所騙的心理，我很盼望的。

★ ☆ ★

小二封寄往戰地的情書

瀆脫

這封信，是一個紅十字軍醫院的看護士，從一個得重傷死的軍士身上搜出來的。讀了他的信，叫我為他流下同情的淚。總之，戰性世界，容不住愛的發展，我不必多說了，看這信的人，一定很明白的。

華！四月二日的別，別了！那時我怕為你流不吉兆的眼淚，一滴一滴都吞下寸斷的愁腸。莫一分鐘的十分之一的時間，幾股酸酸，從背脊的骨髓裏，一直冷到我的心窩，教我乍時失了知覺，恨不得不立時死了！死了！從墳墓跑出來，隨着你去做那殺人的生活。華！這騙人的

世界，怎的有我們駐足的地方？你倒知道，你倒十分知道的！

八號發你一封未完驚的信，是你從密加爾寄回的。裡頭沒有發信的日子，想你是陣上寫單，不暇詳寫的缘故。郵筒被水濕透，連郵票的日子也看不清楚！信角上有些浸透的紅，好像是血染過的痕跡，直當我從心上刮下來一塊鮮紅的肉，但你说：「十五夜敵軍奪寨，經過一次很激烈的戰爭」並未說你中有傷，怕是有傷不肯向我說，真是教我狂！瘋！

……我們是枉生在這世界，更不該生在這世界。世界是造炸彈的地方，更是造炸彈炸人的地方……

甚麼叫做國，公理？總之是要生命要人道的迷說，團套，在世上纏繞不出。這個團套……我們的希望，只是停戰。停戰？沒希望了。華！我們的希望停戰可是斷了嗎？還有甚麼斷不了的希望傷心的話不該向你談？談出來也是無益的。你在那「黃沙滿目」「一片殺聲的陣上，你回聞中流無限的眼淚，只須他起心腸，一天一天的過去。

秋來的夜深長，陣陣寒風吹得窗外紫荊花樹戰抖抖的響。我兩隻冷冰冰的手，只揮我那冷冰冰的眼淚。可憐的蘭兒，靠著手腕下膝，白日裡哭起向我時，我也只好跟她說一個「老」！在家裡的生活，只有着幼幼度日。戰爭以來，平時的生活，已比從前艱難十倍，怎能夠得上美麗上去？門前水溝邊的幾株大樹，被他們砍去做鐵路上的枕木，屋側的幾個大石，已被他們打去修道的用途，天然一幅好畫圖，變成慘淡的樣子！你還叫我做詩，如今滿目蒼涼，我又在那裏去尋那些詩料！我也不願把天然美麗的風景，來做我痛苦顛狂人的詩料！近來我不想甚麼，也不敢想甚麼，更不敢提起以前景況。我們最熱烈最濃厚的愛，終久會成個結晶體的。步！我的雙自兒，還為你留住佳花……

寒 漸

第二封……世界！世界！甚麼世界！斷送生命的世界！野蠻

的世界！近來鄰境的婦女，都是不住停的哭，心裏却隱隱約約的，好像見的爆烈炸彈，斷送他們的丈夫或為雲天海外的泥沙！

二十一號有個受重傷僅存一隻右手和一隻足的退伍兵回來，我們都問他戰場上的景況，他只掉眼淚，並不談他戰爭的經過。可憐他妻子哭來半死！教我把我許多要問的話，都問不出來！怕也是不敢問出來！要我心痛死！

未完

平民叫苦集

古今詩人，為平民叫苦者，每有動天地泣鬼神的篇什。常思都成一集，以供同人參攷，奈藏書不多，空存此舉於腦中者有年矣，終不能達目的，無已，因遇古人一種詩集，便檢抄幾首，而仍不免於掛漏，今特發一雜編，闢此編於「學區」中，請同人讀古今名家詩集，有關係平民苦痛者，隨手寫寄本刊，以便彙登，暫時不拘朝，前後，只注明作者姓名，一俟彙章登足時，再行編訂，老梅特白。

唐子畏

漁父

朱門公子戲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深虎理，漁身最耐是漁人。

七

前題

明 文徵明

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漁竿數斤煙，長竿竿苦
只使人！

（南詩集錄宋日當午，昨日入城市，兩絕同調）。

出版介紹

綠光世界語月刊第二卷第三號

（第八期）

目次

編譯人需要 訪。

魯谷爾先生不久來華講學了！朱枕新譯的「泰谷兒戲曲集」已出版，每冊售洋四角，（郵費通用，寄費不另加）。函購處：上海民園日報館朱枕新。

「新海晏」第九期已出版，每冊售洋一角，發行所：廣州市府學西街，台山新海晏報社。

特別啟事

民鐘社叢書第三種「無政府集」出版了，內有近世無政府主義大家名作六篇，每冊定價一角五分，總發行處：廣東新會城河南街上池春轉健民，代派處：本社學滙編輯部。

小通信

少簡：信錢通收到了，勿念！三兩日後，我即南旋，隨後再美
苗領：我和老七到廣州館找了幾次，並與有那個人，特擾。
羅梅，尼生：三五日後我即出京，以後請勿來信！
劍俠姐：你的信早收到了，因為我病了，莫有即時回信，請聽
恕！

式如
民鐘社：「民鐘」已掛號寄去多日，何以還未收到？
學滙編輯部